



人的一生,有许许多多的“第一次”。每经历一个“第一次”,我们都会有所收获,或学到知识与技巧,或得到经验与教训,或领悟生活真谛与享受。随着时光的流逝,那些一个个“第一次”慢慢地淡出我们的记忆,却也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或深或浅的成长印迹。

今年 4 月,我由河三选厂调到古益矿工作。在接受了下井安全教育后,4 月 15 日,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下井。

走下又深又宽的斜井 8:10 分,一声长长的铃响,我乘坐的人车启动,向大山深处出发了。伴随着机车轮子触碰铁轨交点的“当哪,当哪”声,一根根铁轨被我们抛在了身后,阳光、蓝天、白云也一并消失在身后,剩下的是在主巷道上一盏盏照明灯射出的淡淡光影。随着机车的前进,我渐渐地感觉到了凉意。

在巷道里,我紧跟今天的领班——邓股长,今天我们要从 5 线斜井步行至 20 中段。从斜井楼梯往下看,斜井既深又宽,下面的灯光显得有点暗,只看到一级级石阶慢慢往下延伸。我们一级级往下走,好不容易终于到了 20 中段。大家打着手电筒,迈开大步,走向各个工作点。

攀爬一把把木梯上天井 穿过两个放矿口,我们来到了一把木梯前。“呜”,邓股长向上大吼一声。不久,上面传来了“呜”的回声。我好奇地问:这“呜”声是用来干嘛呢?邓股长说:“这是我们井下打招呼的方式。”他说,关键是起到安全提醒的作用。第一,确认上面有人在作业。第二,让在上面作业的人远离天井,避免从上面滑落石头,伤害我们。

生活在矿山不落寞

□ 徐秋红

有人说,在矿山居住久了,自然会产生一种落寞的情绪。特别是近几年,有不少员工在县城买房了,小孩读书在县城,生活居住在县城的人多了,落寞的情绪更浓。而我却不以为然,我特别留恋矿山的草一木,留恋矿山人自己做的的小吃,留恋矿山人日常生活中那种随便和简单快乐的生活方式。

起初,我还以为因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矿山子女才会这样恋矿山,但经过好几次远行之后,我喜欢矿山的情感竟不知不觉地在加深。矿山虽然没有太多可炫耀的地方,然而在生活区的每个集中点,每一幢楼的楼巷,休闲娱乐场所处处充满着朴实、温馨、快乐。

品油茶对矿山人来说情有独钟,它也是矿山人快乐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。在矿山无论是哪一天,只要有时间,喜欢喝油茶的朋友们就会聚在一起,自己动手打油茶,做特色小吃 -- 艾叶糍粑、芋头糕、煎粽子、炒木薯等,品油茶时朋友们可尽情地谈亲情、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,一股亲昵的情调如品油茶般越品越浓,那份惬意和松弛的感觉悠然而至。除了品油茶这种老少皆宜的生活方式,在矿山品尝小吃也是让人心醉的美事。如桥头店的炒田螺、油炸鸡翅;单身楼的石磨米粉;阿兰店的肠粉、竹笋酿、水豆腐酿、酸菜鱼;二店店的白斩鸡、火锅鸡肉、羊肉和糖醋排骨……就能让你吃了回味无穷,尽情地享受这大山里的另番风趣。

矿山人自有自己快乐的理由,而老

说完后,邓股长整理了一下安全帽开始攀爬起来。第一把楼梯上到一半,邓股长停住了,转脸严肃地对我说:“小黄,你上楼梯要抓紧了,这梯子滑。尽量别抬头往上看,避免上面的小石头跌落造成伤害。”等邓股长上了第一个梯子后,我走进梯子,仔细一看,梯子直竖着,很陡。角度估计有近 80°,而且梯子有点湿滑,有的地方还发霉。我越往上爬,越吃力,也不知道花了多长时间,我终于爬到了天井顶部。我用心的数了一下,一共 14 把梯子,平均一把梯子高 2 米,那就是 28 米了。

褐色石带放射闪亮光泽 穿过狭窄的采场入口,我们来到了采场。一进采场就忽然变得宽阔起来,感觉是进入了一个大岩洞。抬头往上看,头顶的岩石层层叠叠的,好像桂林的岩洞一般,只不过我们这里的灯光没那么漂亮,石头也没那么好看罢了。再看地面,凹凸不平的矿石,很凌乱。采场边上有两条胶管延伸到采场深处,那里传来了“喀嗒,喀嗒,喀嗒喀……”的声音,却看不到人。邓股长打着手电筒查看头顶的石头,在确认没有松石后,带着我慢慢往采场深处行进。在采场中间,邓股长停住了,向头顶打手电筒,对我说:“小黄,你看,这就是我们的矿脉。”我顺着他的电筒光抬头往上看,只见一条宽约 1 米多

米的褐色石带镶嵌在灰色的岩石中,弯弯曲曲的延伸到采场深处,延伸到“喀嗒”传来的方向,再仔细看,褐色石带的石头断口处会放射出点点闪亮的金属光泽。非常壮观。

看过矿脉后,我们继续在矿石堆里走了大概 30 多米,我终于看到了采场的作业人员,这时的“喀嗒”声也变得有点振耳了。

爷也似乎对矿山人特别的重爱。从九十年代的经济不景气到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,再到目前国际金属市场的疲软,矿山人总是抱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展望,相信将来能比现在好。生活的考验使得矿山人在为工作奔忙的同时,又找到了一份生活的乐趣。每当夜幕降临,人们便三个一群、五个一伙悠闲地在公路上散步,感叹人生几何;爱好运动的人们分别赶往自己喜欢的运动场所跳舞、下棋,打篮球、羽毛球、气排球,尽情地释放一天工作所带来的压力。独具的生活氛围和浓厚的企业文化,让矿山人找到了归属感。在这大山里,无论是长期居住在这里的、或是来搞基建的、打工的、探亲访友的,只要你能摒弃陌生,谁又会当你是异客?

矿山人临山而居,而充满生机的每一座山,都是矿山人引以为豪的一大美景。因为地理位置和岭南气候的独特,这里的山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,无论你走到哪,到处都充满着生机。特别是矿山的早晨,当昨夜的一场雨过后,晨运的人,赶着上下班的人,穿梭在朝霞的景色中,荡漾在清新的空气里,品味着大山散发出的那些既古朴清新又具有原始气息的味道,犹如在平淡的生活中渗入了一丝丝怡情的亲切感,与县城那种紧张喧嚣、浮躁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佛子,这座充满生机灵气和温馨的矿山,有着一独特的气质,这种气质也许就是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吧,处处散发着快乐、轻松、温馨,令我感到惬意极了。

牵挂

□ 封梅清

今天下班回来,经过家门口的过道里,看见了一个与儿子年龄相仿的小孩在玩耍,小孩子的天真、可爱、有趣的模样,让我忍不住上前逗了一下,也让我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家的小孩。

我家的小孩如今两岁了,小家伙很聪明也很调皮,是个让我欢喜又让我忧的小不点。平时下班回来,有空的时候我教了他一些儿歌,发觉教了他两三次后,他就能断断续续背出来。看过的图片,听你讲解两三遍后,下次考他,他也能答得差不多。模仿能力也很强,你说话或者你做某些动作时,他会在旁默默观察你,然后学你的样子模仿出来,滑稽的样子常常让你捧腹大笑。但是当他调皮的时候却让你觉得束手无策,每天在家爬高爬低,一会儿开电脑,一会儿开冰箱,一会儿拉抽屉,把家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,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在你做事的时候他还特别喜欢来参与,有时还会搞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“破坏”出来。

现在儿子去了外婆家,家里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,井井有条,地板也扫得干干净净的,但是,不知怎的,我心里却高兴不起来。以前儿子在家时,每天晚上要起来给他把三四次的尿,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现在晚上不用起来了,反而辗转反侧睡不着。老公说:“你呀,是想孩子啦!”

是呀!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,不管他变得怎样,他在妈妈的心里永远都是个宝;不管他走多远,飞多高,他永远是妈妈

心中最大的牵挂。深挚的母爱,无时无刻不在沐浴着儿女们,即使儿女不在身边,它也能通过思念传达到远方。如今我当了妈妈,有了自己的孩子,就更深刻的体会到了妈妈对儿女的牵挂,那份对远行的孩子的那种日思夜想,是多么的牵肠挂肚。

记得我以前去广东打工的时候,每次打电话回家,爸爸都说妈妈经常做梦梦见我,老担心我在外是否过得不好。当我告诉妈妈我的归期时,妈妈每天就掰着手指等着我的归来,回来的那天早早买好菜,做好饭,在矿区的桥头上,等着回矿的班车。一看见我时,还没下车就赶紧过来帮我提东西,期间还不断的打量着我,那目光充满了慈爱。小住一阵子后,我又要去广东了,每次妈妈都早早起来做好早餐,然后就赶往停放在桥头的班车上,帮我占好一个位子。那时矿里的交通不怎么方便,通往梧州的车一天只有一趟,而且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准时发车。当车子徐徐开后,透过车窗,我还能远远看到妈妈站在那里不断向我挥手,一直不舍得回去,母爱那关切、不舍的目光也一直追随着我的远行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,电话、视频虽然能解亲情的相思之苦,但是,怎么样都不如真正能相聚在一起来得珍贵。还是找点时间,找点空闲,领着家人,常回家看看,让妈妈对儿女牵挂的心能得到慰藉。

我缠着外公也带我去耍,外公板着脸说小娃儿不准去茶馆,我委屈地问

只见灯光下,2 名矿工被灰蒙蒙的一团雾气包围着,正在拿着锚杆(铁杆样的东西)往岩石墙壁上钻孔。邓股长朝他们大声地吼了两下,矿工停下了打钻,“喀、喀、喀”声随即停止,耳朵终于舒服多了。邓股长提醒我戴好口罩后,我们靠近那两个矿工,忽然我觉得鼻子里多了一种怪味,靠得越近就越浓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是石头粉末的味道,原来他们在钻孔,虽然有加水,但是仍然有部分的石头粉末会飞扬起来,弥漫在空气中。当我们走到工作点时,两位矿工热情地与邓股长打招呼,并从旁边挂着的衣服掏出香烟,分给我们抽,我不抽烟。邓股长则毫不客气的接过香烟,他一边抽烟,一边用电筒查看掘进面与矿脉走向的变化,很快便确定了下一步掘进的工作方案。

“包子是你们的午餐吗?”

在下一个工作面,我们刚好碰到矿工老李在物品临时放置嗣室,于是邓股长带我进到嗣室检查爆破用品。

只见他进去和矿工简单交谈了几句,然后让矿工打开嗣室里的储物箱的锁头:检查是否有违规存放炸药等。这时,我看到门板后面挂着两个白色塑料袋,里面装着包子。于是我好奇的问老李:“这是你们的午餐吗?”。老李笑着说,“是呀。”我问:“我们公司食堂中午不是有专人送午餐下井的吗?”老李又笑着说:“之前曾试过午餐吃饭堂送下来的,但觉得比较麻烦,也不觉得饱,还是这包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。”邓股长听到我和老李的对话,接着说:“饭堂送下来的午餐,有些同志确实吃不饱。原因有好几个:首先,有些工程队的员工所在的工作点相互间距离比较远,送

餐工一般是送到相对集中的几个点,由用餐者来领取。而很多工作面离午餐分发点距离较远,来回一趟短的要半个小时,远的可能要一个小时,这走来一趟吃个午餐,再回到工作面已消耗了不少午饭的热量了。其次,午餐从装好饭盒再送到井下各工作点,需要经历一个小时左右。饭菜真正分发到工人手中,已经不再美味了。我不得感叹,井下工作远比我想像的要艰苦得多。”

跨出井口,阳光照在身上 11:40,我们把计划的工作全部做完。邓股长一看表,说,时间差不多了,我们要赶紧往回走了,要赶在 12:20 前上到竖井电梯,否则人车会“抛弃”我们,那时,就只能徒步走出井口了。

响过一阵长长的电铃声后,人车开始启动。随着人车的加速,井下潮湿的空气迎面扑来,感觉有点凉,而且空气中多了一股又酸又咸的怪味。在井下微弱的灯光下,我依稀看到,同事们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,原来,那股怪味是大家发出来的汗味。将近 13:00,人车在井口缓慢地停了下来。我跟随着大部队,跨出井口,一股阳光照在身上,让人感觉暖暖的。

这就是我的第一次下井作业,它让我真正体会到井下作业环境的艰苦和工作的辛苦,但这并不能吓倒我,因为我知道只有经得起这艰苦,才能真正成为一名矿山人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将和矿山的同事们,为了我们的梦想,为企业的发展,继续在这深深的矿井里艰苦奋斗。

职工摄影作品欣赏



《生机》江壮钧 / 摄



《记忆中的下小河》 刘 敏 / 摄

我不是一个很爱喝茶的人,但却永远也忘不了家乡的茶馆,每当我和家人说起家乡,总要提到小镇的茶馆。

我小的时候,茶馆坐落在小镇的上场口,几间简陋的木屋,连块招牌也没有,但人人都知道那里是茶馆,每天人来人往,甚是热闹。茶馆里光线有些暗,门前一溜儿蜂窝煤炉,几把冒着热气的长嘴茶壶,十来张木方桌,粗制的茶碗。喝茶的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男茶客,腰上别着根旱烟袋儿。

一大早,茶馆就人头涌涌了,茶客进门招呼一声“来碗茶!”“来咧!”随着那长声吆喝,茶客刚坐下,堂信(服务员)已到桌前,高举长嘴壶点三点,茶水刚刚满,一滴也不会撒,手指把茶盖一挑盖上了,动作之麻利令人咋舌,随即堂信又到别桌忙活了。等泡茶这会儿,茶客先装一锅烟,“叭叭”声地抽上几口。待茶泡好,端起茶碗,半掀茶盖,用嘴凑近,一边吹一边用茶盖拨开上面的茶叶,抿一口茶,盖上。接下来,茶客就和其他茶客摆起龙门阵(闲谈)了,五分一杯茶钱,免费加水,任你坐到太阳落山,甚是安逸。

我的外公每天必去坐茶馆,镇上离家五里路程,他不坐公共汽车,说坐那蒸汽车胸口闷得慌。早上,外公带上那根陪伴他多年的烟袋杆儿,双手背在后面慢慢走出门去,傍晚才回到家来,很是悠然自得。

我缠着外公也带我去耍,外公板着脸说小娃儿不准去茶馆,我委屈地问

小镇茶馆

□ 贺 琼

为啥不准去,外公没说原因,却给我讲了一个故事:有一天天大旱,连井水都干了,只有挨浚江河边有一条水源,为了抢水,九个生产队的群众打闹得不可开交,大队队长派民兵都镇不住。无奈之际,大队队长请来镇上德高望重的九太爷公断,领着各生产队长到镇上茶馆评理去。按照规矩,到茶馆的人得有讲究,不管你是谁,有理没理,进了茶馆都得以礼相待。大家心平气和坐下来,各自讲述事由,摆出理由。有九太爷秉公断理,大队长从中调解,一天茶喝下来,摆开了龙门阵,也摆平了各队的矛盾纠纷,从此相安无事。听了这个事后,我对茶馆多了几分好奇也多了几分敬重,再也不提去茶馆要了。

渐渐地,茶馆转向大众化了。喝茶的人群里出现了年轻人,还有西装革履的。当中有手艺人,生意人,甚至媒婆。茶馆是这些人指定的落脚地,每逢赶场必到。但他们可不是无所事事来坐茶馆摆龙门阵的,而是等着生意上门。茶馆里时常说评书,围观的人群把茶馆挤得水泄不通,我上学路过,听到茶馆里爆发出阵阵笑声和叫好声,禁不



《野花》 苏丽明 / 摄

为梦想而飞

□ 梁明艳

小白始终坚信:自己总有一天会展翅高飞,冲上云霄自由翱翔。为了迎接那一天的到来,它总在努力,再努力!

小白是女儿养的一只白鸽,因为它全身羽毛白得像雪,纯得没有一根杂毛,女儿便给它起名小白。小白的出现纯属偶然,今年中秋节的前一天,恰逢矿区圩日,街上人潮涌动热闹极了。我和女儿在街边转角处遇上了小白,当时,它和另外的五个小伙伴一起挤在小小的竹笼里,雪白的羽翼凌乱不堪,一双翅膀已被折断,低声无助的哀鸣着,可怜巴巴地任人宰割,旁边老妇人的叫卖声此起彼伏,响亮而刺耳!“妈妈,小白鸽的翅膀断了,好可怜呀!我想带它回家可以吗?要不然它会被别人吃掉的。”女儿一边摇着我的手,一边轻轻地说。“如果把小白鸽带回家,谁给它东西吃呀?谁来照顾它呀?”我问女儿。“我来喂它吃东西,我来照顾它,我现在是大姐姐了,我可以的。”听了女儿的这番话,我为她如此有爱心而感到高兴。于是我挑选了一只最大的买下来送给女儿,女儿如获至宝接过白鸽,天真烂漫的笑容如花般绽放在脸上。

就这样,小白不仅成了我们家里的一员,还是女儿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有了小白陪伴的日子,女儿每天忙得不亦乐乎,天天晚上在县城那头打电话向我汇报小白的情况:“妈妈,今天小白不吃玉米,它不够乖。”“妈妈,小白翅膀上的羽毛开始变长了。”“妈妈,小白每天都在练飞呢……”也



秋 叹

□ 许 丽

时光周而复始,转眼又进入了秋凉季节,早晚有了丝丝的凉意。路边的树叶慢慢开始变黄,然后路一片片随风落下。一个季节过去了,下一个季节还会接踵而至。走过那么多的季节,其实也只是春夏秋冬的轮回。走过的日子,看过的风景,有的还在脑海盘旋,有的早已忘却。路过的景致,美丽的留在心底,让自己在日后慢慢回放,让自己沉浸在其中。秋天,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,种下期待收获希望。秋天的田野一片金黄,收获的季节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无论你种下什么,付出辛劳,收获的希望满捧在手

心,心中的充实感一浪一浪的。

这里没有大都市的喧嚣,只有青绿的山野,潺潺的流水,偶尔传来几声鸟鸣。不远处走着两个荷锄的农人,两三条小狗忠实的尾随左右,不时地搭着主人的话。缀满果实的树上,一阵阵香味飘向四周。我享受着这静谧的时刻,这样的情景,都市,时装,首饰统统远去,这样的意境,无与伦比。我喜欢秋天,相比春天的泥泞夏天的嚣张冬天的萧索,秋天,永远是那样静谧,宠辱不惊。

随手打开音乐,和着这秋风,静静沉醉在这里。

飞传》《水浒传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感受。

那年回家看见菜市场和下场口又陆续开了几家茶馆,茶桌上增加了花生、瓜子、豆腐干等零嘴小吃。除了说评书,还有唱川剧、变魔术等节目,茶馆依然座无虚席。

其实,茶馆不仅仅是一个喝茶、摆书人站在茶馆最里面,面朝大门口,手执惊堂木,一边说一边敲,随着情节变化,时而快时而慢,时而缓时而急。说书人精彩的评书,让我听得着了迷。还记得听到《杨门虎将》的杨七郎被万箭穿心惨死时,我伤心不已。还有《岳



《黄姚古镇》李桂琼 / 摄